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四十一回 常讓怒怪假柳緒

且說柳緒的書童，當時嚇得飛奔回來，進書院見了常讓叫道：「常相公，我家相公惹下禍來了。」常讓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有何大禍，你快說來。」書童道：「我家相公同小人站在場內看，那公主拋彩球，只見那彩球東蕩西飄猛然落下，打著我家相公纏在手上，又有些人奔來搶球，被太監們拿黃棍打散了，便將我家相公抬起來，不知往那裡去了。故此小人急急跑回來報知相公，望相公相救我家相公。」常讓聽得此言，便朝天作了三個揖，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今日柳賢弟登仙了。」又對書童道：「你家相公如今是椒房貴戚，乃皇上的交誼，你不必著驚。」又叫家人再到午門訪信，家人去訪將晚回說道：「果然柳相公得了彩球，進朝見駕，細考奇才，又到後宮見太后與娘娘，才送進駙馬府去了。」常讓聽了□分歡喜，望晚暢飲一回。料理次日恭喜。再說柳緒騎了快馬，跑出南門行有二□餘里，此時約有二更天氣，忽見樹林內跑出一個人來，手執鋼刀直奔將來大叫道：「留下買路錢來。」柳緒乃書生，不會騎得慣馬，聽得強盜趕來，他心慌手軟，跌於馬下。那人走到身邊將他腰內銀子搜去，又把他衣服馬匹劫去，幸喜不曾傷他之命，騎了馬飛奔大路去了。半晌柳緒爬出四處一看，惟有滿目煙月，拍面秋風，只覺得淒淒慘慘，信步往小路逃災。且說米相家了追來，分路找尋，有二□多里，忽見那大路上有一人飛馬而去。劉棟他叫家丁打馬趕上團團圍住那人，那人嚇得心慌腳軟，被米府家丁提過馬來一刀砍了。卻是腰間帶刀，使人心疑，仔細一看不是柳緒，劉棟上前看了一看，向眾人說道：「柳緒必是被這人劫短殺了，故此馬匹衣服銀子被這人所得。我們如今將馬匹衣服帶了回去請功，只說柳緒被我們殺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，我們今夜就在城外過一宿，明日進城回覆相爺。」大家沿路尋店安息，不提。

且說，常讓次日起來，梳洗完畢，換了一身衣服，又帶了家人到了駙馬府，見那府門彩棚齊整，守門太監□數個在門首伺候。常讓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富貴難料。前日柳賢弟同我住在書院，今日做了駙馬，便如此光華。」叫家丁對管門說道：「煩爺進去稟駙馬爺一聲，常讓相公特來賀喜。」守門人問道：「可有帖子？」家丁道：「親身而會，不曾帶帖。」守門的不敢怠慢便去稟駙馬：「有一位常讓相公來恭喜。」那史通知是常讓吃了一驚，想道：這狗頭從那裡來的？若是會他豈不被他識破？

便道：「你對那姓常的說，駙馬爺有事不得工夫，你不過是內下走狗，不便相見，另日自有賞賜。」太監出來照著所言說與常讓，常讓聽了此言，就氣呆了，罵他一頓，又不在禮，只得忍著氣在腑內。回到寓中，氣衝衝的叫道：「柳家家人快去往駙馬爺府中，對你相公說，我罵他負義小人，無情畜生。」家人答應即奔往駙馬府中去了。

且說史通生怕人來看出識破，即著家人對管門的太監說，駙馬親戚人等，概不許入內。那柳家家人來到府前道：「小人要見主人。」守門的回道：「今奉旨一切人等不許入府，待□五日完婚之後，方得進見。」家人沒法，只得回家去了。這時馬俊剛剛來到書院，對門上人說道：「你去報知常爺，說我馬俊來看。」門上人進去稟知常讓，常讓正在恨柳緒之時，又見來了個盤兒便就灰心懶怠了。馬俊走進叫道：「賢弟，俺來了。」

常讓流著眼淚慢慢答應道：「原來是馬兄，小弟失迎了。」馬俊見常讓流淚，愁眉不展的模樣，便問道：「賢弟有甚過不去的事情？這般模樣。」常讓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才起身來見禮，坐下復拭淚說道：「小弟並無過不去之事，只因負義忘恩的柳緒，便是他做了駙馬，不道兄弟，倒說是他門下走狗，叫我另日去領賞。你道氣也不氣？可恨不可恨？」馬俊道：「賢弟且勿怪他，這也是小事，恐是他門上人，傳錯了姓名。」常讓道：「豈有傳錯之理，這是柳緒一時富貴，變了心腸，真乃小人之輩。」

馬俊道：「如今不要煩惱，待我馬俊前去見他，若他相會，俺替賢弟道及此情，叫他賠罪。」常讓道：「兄到他處倘若不會，反受其辱，非是小弟放肆，小弟身幼與他相交，時刻不離，尚然如此。仁兄雖然與他結盟，不過相會幾次，一別許久，只怕竟忘了仁兄。依小弟之意，不若不去，依我做大丈夫的，何必趨奉他。」馬俊會意，說道：「賢弟是個吏部公子，俺乃平民百姓之人，俺卻不依偏要去走走。」言畢起身，除下寶劍便走，常讓相留不住，方才去了。那柳家家人，就回來說道：「小人往我相公府中，卻不得進去，府門前有太監阻住。」常讓道：「我叫馬兄莫去的好，如今看來真是無益。」

且說馬俊走到駙馬府前，叫道：「門上的人，煩你進去通報駙馬，講俺馬俊求見。」那門上人看了馬俊一眼，不像個有官銜的人，說道：「要見我駙馬作何事呢？」馬俊道：「俺與你駙馬同鄉，又是結盟過的，特來到此奉賀。」守門的道：「早間有個常相公說他是同鄉的人，我們已經報過，被駙馬爺大呼叱了一頓，吩咐我們，以後但有往日門下走狗來見，俱回他另日來領賞。」馬俊聽了大怒道：「你且進去稟聲他定要會。」門上人見馬俊兇惡，只得進去稟了一聲，便出來回道：「駙馬爺方才有旨意下來，曰一切親交毋許擅入，俟完婚之後，謝過了恩，方才會客。」說完都坐在門凳上說話，不理不睬。馬俊方知常讓之話，不禁凶心頓起，怪眼圓睜，說道：「俺看你駙馬做得長久，做不長久。」那守門人大怒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野棍，敢在此無禮，快些走了便罷，若走遲了拿棍子打你狗腿。」馬俊見門上罵他越發動怒，卻不便行兇，只得忍在心中，氣忿回到常讓的寓處。常讓見他歎聲怒氣，便說道：「仁兄如何不聽小弟之言，故有此氣。」馬俊道：「罷了罷了，今生不得與柳緒開交。」常讓道：「待完姻之後，再作道理。」便叫家丁擺上酒席，過來飲了幾杯，常讓說道：「山上諸位兄長安否？」馬俊將三進開封府，取劍並與鳳小姐上山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常讓道：「小弟被張三、李四二人騙進船內，遇鳳小姐，我醒來問其來意，方知是孫佩弟婦，回去稟了田父，捉拿拐子，不知又被拐子同院內馬兒一同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今得相見，又做一番好事，完了他二人大事，真感仁兄恩德莫大。」馬俊無心閒談，心中只恨柳緒，便問道：「今乃中秋佳節，不知公主是甚麼時候出宮？」常讓道：「聞說打一更。」馬俊道：「這種無義之人，讓他招得成駙馬，俺也算不得手段。」常讓道：「仁兄凡事要忍耐再三，慎動。」忽然一陣神風，寒霧滿天，紛紛大雨，天睡方住，斬斬明星係月，常讓拿杯對月悶坐，馬俊起身換了一套短衣，帶了寶劍，對常讓道：「俺要去殺柳緒呢。」那常讓一聽此言，嚇得戰戰兢兢，即說道：「三思而行，不可後悔，還要忍些氣。」扯住馬俊衣角不放他走，馬俊那裡肯聽，說道：「氣惱。」即把常讓推了一跤，縱身上屋，要殺柳緒。不知殺得成與不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